

南
汎
録

單

ル 4

4938





南汎錄序

昔韓昌黎作文訓鱔魚而鱔魚遠跡陳文惠則捕而戮之岡本子省所部訴狼爲害子省乃作詩諭狼狼不復爲害羽倉士乾命吏民烏銃從事狼亦逃匿東西萬里古今千載而事合符契寔近代之美譚也夫倉岡二子俱以才學擢爲守土官其政術宐同而或文或武各殊其趨若是蓋子省所管轄信野之地山岫圍繞無有外虞絃歌以治之而足矣房總地瀕大海與都城接近所屬七島星列在外而隔絕各百里餘前後不能救應況島之內外爲諸蕃出沒要路苟

南沙錄
非明達控制守備之道者不能堪其職也士乾之任如此宐矣其平常所脩尚武而不專于文也又宐矣其政術與子省夙然不同也然以海路險遠前官率不爲意又未敢親蹈其土士乾此行殆死者屢次世之好議論者或詆以垂堂之言孰知士乾忘身憂國之深一披此卷則不辨而晰焉若夫寫景勝採方言周詳爛煥極可愛翫則於士乾蓋餘事耳殺狼之事與巡視之舉相表裏故於斯序竝揭之天保己亥清明後三日鎮西藤直與撰

序

今大君御世之二年發數使巡視畿道諸國而七島之斗在伊豆國海中者適係羽倉明府所管明府亦蒙旨巡視維莫之春艤船幕南砲洲西南抵大島又西南抵利島新島神集島又東南抵三宅島又南過三倉島又南如東抵八丈島度四晦朔卒事復命每島問俗政事之暇日記風土氣候習俗物產以至海中所遇風潮逆順澄清崩騰可喜可愕之狀定爲南汎錄繕寫旣訖自古畿道諸國有風土之記輜軒之書名勝古迹之志以及邊徼裔夷之境日上鉛槧

而古書之存者無幾況至此六七小島之在大瀛海中非流配遷謫之徒莫可往者乎但及天正以還遙管七島者幾十尹而其人往往惟知收貢稅而已故別無記載足徵信者明府博物能文章尤深史學故其所記錄詳略有體鋪敘分明使讀之者非流配非遷謫而如目睹而足履其地者快矣明府忠信明斷尤悉心於理訟以爲聖王以民情爲田也訟而見塞民情不達而怨怒起怨怒起而民離散民離散則田汙萊而租賦耗矣以我爲主稅吏乎吾先脩其本也故自非朝參日早粥方訖日手一卷出坐廳事民持

訟牒入卽時決遣故民情不塞而廳無留事矣如是錄所云水之大者何病過清及如豐島忠松暴斂溺死如子規鳥頓賦頓癡有味哉其言也可以相其立品也明府好撰述所著十餘種在駿府任時撰不盡山志山在其管內故能得其要領與是錄同足以信今而傳後審矣一時畿道輜軒之書能有駕是錄而出者乎無也余居空山不與輜軒諸君相知而得讀明府所記以爲近世實錄乃喜而序之天保己亥歲清明後一日益城松崎復撰

八丈島西山卜神居記

藐南海絕島其鎮曰西山單椒孤豎頂有天池能出雲雨山陰小丘曰元乘曰手石二丘之間坦而饒樹俗以爲海神所栖止呼曰神止山文化中島人與一建白斬樹伐石墾爲麥田歲果增收其民以飽天保紀元以來洪濼屢作害及舟楫人咸駭曰神失其居故有此變請舉向所闢歸之榛莽牒入余謂不然島之險遠漕運難恃每遭闕乏輒開口待哺有類輟鮒父老相傳民及五千必有飢者今也口僅一萬開墾不加又欲併其既闢者廢之不亦謬乎夫災降有數認數爲神不可且神以濟庶爲心吾知其所愛惜在此民而不在此丘也雖然神無定居民乃迷瞻仰茲命吏胥源爲民等卜西山佳處以爲享食所其樹而不廟者仍舊貫也蓋此舉出九獨斷島人不與如有神責殃咎宜在九身九不敢逃九遙管此地恐其或有後言乃刊貞珉以告來茲天保甲午歲四月朔羽倉用九撰

南汎錄

羽倉用九士乾甫著

天保戊戌歲三月十七日拜辭東叡 烈祖廟又五日告先墓又五日上辰發賜邱前夕大雨餘霏廉纖僣從皆被油衣至鐵洲松浦老侯先在望海樓欸待甚洽贐張弓一副以國歌一首上午陞舟課船牽過殿山下海天霽開展帆出品海風緊帆飽舟駛箭迅比暮入浦賀港港距都百八十里二十九日阻風訪鎮將池田公矩是月小建四月朔壬寅平旦出港西上諸船銜艫齊發未數里

余舟獨先。官舫輕犀可知。又二十里。帆作懶態。度不能達大島。遂泊三崎。三崎海峽也。北曰箕浦。南曰城島。相距里許。中多碇舸。上城島。麥壠彌望。有嘹哨。浦賀鎮所置。又有篝臺。銅蓋銅柱。歲費柴楨八萬束云。初二日。平旦開洋。十餘里。海霧褰斂。始見大島。島中最高處爲三原山。硫煙雲騰。較肥之阿蘇。更盛。又見海豚成隊出沒。日昃。抵大島東邊。島舟來牽。傍島南入羽浮。巒紺崖卻立。中開一鑿。么鮮蝗飛。映日甚美。診古記。港原一大池。元祿年海嘯。岸圻遂與海合。然以巒口隘淺。不通巨舶。

初三日。早視港口。炮礮。西行十里。抵差木地。亦有炮礮。觀土人驕騎。馳山阪。趨捷可愕。島馬小而蹄堅。僂於涉險。乃騎島馬上。三原山。可十許里。箐盡。災石磊磊。或作巖犀雞蟲之狀。不復通輪蹄。步而上。有野羊數隻。追踪而來。相近凝立。乍還駭走。又十數盤。得少平處。小憩。又上山。斗峻削。而遇罡風至厲。每硫煙下覆。伏沙過煙。手行二百餘步。始抵山巔。巔有大坎。周里餘。硫煙翁出。是曰火原。坎口沙熱。不可久竚。命晉吉。描取。搜槩乃下。每步沙石流下。不能自止。瞥間達原路。視野增炮礮。抵島吏藤某家。先行者已難燭待。

矣。疲矧甚。飧浴財畢卽寢。

初四日。召飢氓。人與斗米。孀婦吉舍年九十五。與金二方。

初五日。閱炮手打銃。給火藥鉛子。除打獵之禁。

初六日。早巡視島北。路低箐高。四望皆礙。至斜谷瀑頭。水絕。多科樹生。葦徑尺。多木蛭。小憇乃行。抵泉津。草戶落落。風氣最淳。聞厥初。民不去鬚髯。天明巡按使來。令民開頂去鬚。是邇規髮方竹。出海濱視炮礮。左折如岡田。岡田業航海。人煙稠密。視炮礮。乘舸經風拜山下。銃海鷗。抵碁子濱。石子黝而匾。故名。舍舟

踰千賀岬。過天神原。多野馬。雉子亂响。夕陽在松。如行畫圖中。比暮歸舍。此日獲木假山。質堅而黝。峰穎洞邃。若出鬼製。有香氣。

初七日。食鹹草芳脆。莫二。此草性惡肥澆。又能變瘠土爲沃壤。南島佳蔬也。

初八日。拜吉谷神祠。古桂數株。圍皆合抱。又見山櫻。紫實指頭大。十日前過殿山下。櫻花如雪。而此地子熟可食。氣候相懸如此。向暮飛蠓。春簷夜雨。

初九日。風雨。島吏白山煙傷麥。

初十日。島事已了。約明日開洋。是日立夏。

十一日早發。公途麥芒枯白。島除旱澇外。有潮煙山煙之害。艱苦可憫。抵羽浮舉。風候不便。宿漾碧堂。十二日阻風。午晴。小舟如舉西。陡崖百尺。樹卉倒生。下有寶泉。義卿汲泉瀹茗。實甫賦短古二篇。亦征途一適矣。

十三日清旦出舉。潮色澄青。舟人以為鰓候。已刻達新島。沙瑩如雪。兩山卻立。北曰宮冢。南曰向山。其間坦敞。民居碁布。籬整茨潔。邑盡有衙府。甃砌巍峩。就視皆浮石也。浮石出於向山。以輕脆易伐。作戶戶用為垣墻。

十四日。如炮場閱銃。手如大鳥例。拜土地廟。多藥卉。還觀叶山大悲祠。下沸泉。松枝掛蛇蛻。長丈餘。風颺如利幡。然此日鰓魚上釣。島出鰓脯尤盛。為貿易首貨。故初獲者先供土地廟云。島無舉港。遣舟碇式寧之宿浦。

十五日。小舟如式寧。謁山神祠。屋壁皆用浮石。穿筍二百步。出東邊。奇崑臚峙。其白鷺群栖。曰鷺栖崑。喬松孤挺。曰獨松崑。頂坳瀄潮。曰天池崑。躑躅慢生。有洞通潮汐。曰潮穿崑。洞中見三宅。於東南之際。是為嶼中最勝區。潮穿之南海際。有湯泉。瑩徹効於瘡疥。

古者式寧接本島。一歲海哨中斷爲二。所謂潮穿獨松當時所洗出云。嶼有三十一灣。灣皆可漁。可泊。故東風則漁西灣。西風則漁東灣。島人目爲寶庫。旋艦如地內嶼。嶼小而高。多青茅。異禽穴栖。狀小鷓鴣。喙鉤利。而頂有白點。其肉色味類鰹魚。故曰鰹鳥。適值嫗卵。舟人手獲數隻。是日波恬如熨。其繫舟式寧。沙白崑青。澄徹五六丈。頗視水族極饒。盤旋藻間。如得其所者。語曰。水至清則無魚。蓋謂谿澗細流不生水族者也。是所謂小丈夫之清耳。若其積之大也。汪洋浩瀚。浮動天地。龍鼉蝦蛭。何所不有。而又奚病過清哉。

十六日早巡視山北。經宮冢。過房山。房山特秀。樹皆百圍。撐天蔽日。其下苔厚寸許。履之水出。寒冽刺骨。土人傳爲神臯。過此者不聽笑語。下猿疾阪。阪險仄。藤牽石齧。移步甚艱。憇若鄉。喚舟由海路還。適會風潮俱順。棹夫枕藉。鼾睡如雷。俄頃還衙府。衙府東向。旣全受月。天色如拭。冰輪極圓。蓋望正在今夕也。十七日上辰。小舟如利島。島無尺坪。峰穎麓張。如提網狀。饒柞樹科樹山茶。民居山半。無井戶。置甕貯樹溜。召飢氓人與斗米。未刻旋艦。過鶉苦海面赭色。

舟人云赤潮至。掬視蠕動。褊視皆么蝦也。申刻還新島。

十八日。召流徒申誠令條。飢氓人與斗米。

十九日。銃牛。鴿。烏。黑。聲似牛。嗥。故名。炙食多膩。戲

毬。鴿毛。擲空。銃之。三發二中。

二十日。游衙西長榮寺。紫藤花謝。竹胎迸出。路側北

墓不見寸草。帚痕如描。嘗聞島俗。日兩次上墓。果然。

約明且如神集。

二十一日。早間重霧四塞。待霽陞舟。風候不佞。輕舸

八隻。排列牽之。午際入神集之神磯。白沙晶瑩。狀同

新島。邑口有衙舍隘。乃館島吏松氏。

二十二日。早如炮場。閱島人打銃如初。午後小舟巡

視島西。沿途崑色月白。皴有如方罫者。有如花卉或

虬蛟。海光盪映。變幻無極。而其尤奇者。曰沼灣。左右

崑削十許丈。口窄內寬。緩棹入之。乍左乍右。恬碧如

一沼池。水族極饒。凡百許步。灣窮。乃登崑南望。軒波

輟轉。拋雪千里。其東有一橫崑。亦如小丘。激潮襄駕。

懸為百道。棼絲。宛若源泉。然旋艦謁土地廟。踰石包

柄。不用丹腹。庭有異樹。根拔地而出。枝覆數畝。每歲

正月廿四。南海之神集會於此。蓋島名所自云。歸舍

賑飢氓米十包。孀婦阿龜年九十三。與金二方。耘夫兵吉有至性。特與米一包。金二兩賞之。

二十三日。下卯發松氏上神磯。磯海濱一巨崑。橫皴萬條。有龍祠。此間海不甚深。頗視水中。崑作青色。沙作碧色。青碧錯雜如描。而饒刺螺。益奇拔之狀。不及沼灣。而明媚之態過之。已出神磯。牽舸爭進。每舸一人立舟頭。揮麾大呼。左右盪櫓者。額俯於潮。項仰於舷。陵波擘浪。矯矯如游龍然。南島皆善操舟。然無若神集。其人身長顴高。狡而多力。舸亦堅好。故蹈海若蹈地。日漁百餘里外。浦賀人目曰海雀空矣。午際還

新島

二十四日。入夜雷雨。掣電絃松。

二十五日。如羽伏浦。銃野雉。會聞吹螺報。便風。差午小舸如式。寧官舫已起碇待矣。至則放洋。數里見嶼。南大房崑。出水四十尺。狀如覆鐘。有洞通潮。又五十里看神集之祇苗嶼。亦有崑窟。比大房更大。既而風潮相逆。舟身搖兀。申後始抵三宅。館島吏筱氏。島無港澳。發丁舁舩置磧上。燂洗舟底。二十六日。閱銃手戒流徒。皆如初。先是島多爭訟。胥係流人滿海。撩撥略訊。一過命繫獄。海年五十。姣美

如玉寔妖禿也。是日鯉魚大至。

二十七日。平明巡視島南。過城山。山饒壽木。傳爲鎮西八郎舊墟。銃朱鷺。憇阿古邨。謁富賀祠。還出渦濱。乘舟過伊麻岬。岬一鳥崑。橫排百餘步。上平如砥。根多嵌孔。過岬抵城山下。觀湯泉。晡後歸舍。

二十八日。早巡視島北。過雄山。西麓榛篠綴密。多畫眉鳥。經伊豆邨。抵神著。憇島吏壬生晴家。晴請亭名。書翕藍二字與之。乘舟釜底浦。如坪田。視炮礮。還至釜岬。南風滋緊。舍舟登陸。歸伊谷。

二十九日。推問滿海取服辨。

晦日。際昏出海濱。試火箭。閏月朔壬申。賑本島及三倉飢氓米三十五包。農夫源次年九十四。與金二方。三倉地瘠。唯以黃楊爲命。邇者黃楊價低。故多飢人。是日實甫登雄山。歸言八成而上純崑。崑多罅隙。投石久之。如聞水聲。

初二日。小舟觀島南三崑。出水千尺。狀類豎刀。曰子安根。方而多級。如累算子。曰巨根。銳而赭色。四洞相通。中作午道。曰海老根。此日海恬。舟過洞內。崑溜若鏃。艦韻作鐘磬音。三崑鼎峙洋中。南海行舟。視爲標準。饒海獺。見舟驚竄。其鳴水底聲如裂帛。繫舟巨根。

開行厨。獺膩漆黑。日炙臭甚。既而風起。乃還。
初三日。四無纖雲。西北望豆山。如萍如薺。見富岳於
其上。不啻故人也。比日夕陽火赤。岳雪作珊瑚色。約
明日巡視三倉。

初四日。早減人從。分載小舟。過伊麻岬。風轉西南。潮
行亦惡。比暮望島可五里。而戕巖吠發。斷緯卷蓬。舟
皆簸盪四散。不知存亾。予舟不遑起檣。棹頭揭帆。聽
其所之。暴瀾駕蓬蓬雷如瀑。舟人岸水去之。旋刮旋
入。闔船疲極。怔忡無措。斷髻唱法華經名。余亦分死。
默禱。晃山曰。臣奉命巡視。不幸遭風暴。微軀不

足惜。唯恐使臣淹死。寔爲幕廷之恥。願使臣得畢
事。復命而後死。毫非所恨。半夜風雖少平。餘勢尚盪。
初五日。昧爽四顧浩淼。唯見八丈島於申位。蓋畢夕
踔三百許里矣。此時風轉東南。展帆憐三宅。舟揖生
翼。行數十里。觀日出海中。然隨舟身浮沈。乍見乍隱。
不類山頭觀日也。又百餘里。覩覆舟上有人。懸絙拯
之。則岡義肇大內利及棹夫宗仁愛信四名也。信憊
甚。瞠目不語。遂死蓬底。申刻抵三宅東邊。島船來牽
至伊谷。上燈餘舟繼至。點視失從者二名。棹夫三名。
而實甫亦在數中。痛豈可言哉。實甫名信號。寒綠精

經史又善鐵槍。性嗜酒。醉後每吟文山正氣歌。自少好遊。東入蝦夷。西極肥薩。名嵩巨浸。搜討殆盡。其如利島如式寧。每必同舟唱和。而昨適在別舟。則有此變。時年五十一。聞舟覆七次。實甫兩次游出。先是灸艾魚際。云雙臂麻痺。是日風緊濤暴。加有不仁處。其能免乎。爰闌寢不寐。燈火忽作爆竹聲。

初六日。命徙滿海於阿古村。

初七日。畢夕甚雨。

初八日。雨止。與義卿步海濱。崖頭飛泉。雨後甚壯。而爲勁藤所捲去。昇散半空。爰爲奇觀。

初九日。風得順。移時歇。約明日開帆。

初十日。早昇舟下海。差午開洋。抵三崑東。風羣潮逆。東流數十里。舟有罅漏。設機刮水。一夕三刮。僅得無虞。先是曝船旬餘。故有此變。

十一日。平明船在三宅。東百餘里。風恬帆直。未刻東南風作。旋舵指大島。遭碧魚群逐。海鯧闊百許步。海面增高。其饒可知。初爰入羽浮舉。昔日陞舟時。錨絙乍斷。衆僉惡之。果然半途回帆。

十二日。在羽浮舉。茹縫補帆。

十三日。始得便風。然舉口濤高。不能牽出。

十四日。濤高如昨。入夜雨。

十五日。早間微雨。既霽。東南風起。下午開操。行二十許里。見颶母於東南。既而風候屢變。濤湧若山。其自遠來。不徐不疾。舟陞之。下視大島。濤過舟低。倏復不見。大島。午夜。復風復作。天碧瑩無翳。月色如晝。

十六日。寅刻。北風愈猛。帆腹毳張。過神集三宅諸島。右三崑竝三倉而南。申位望伊南波崑。雄偉匹三崑。映日作月白色。又可百里。始見八丈之西山。孤峰擎天。酷肖不盡嶽。此間潮行迅激。呼曰黑瀨。南洋最險處也。又二百許里。島樹可辨。而風候遽變。寸進尺退。

漸遠八丈。島人舉燧為號。然海際濤高。不能出牽舸。申後。東南風作斜日如朱。颶母復見東南。

十七日。東白舟在島西百餘里。無幾。雨至。風潮俱惡。差午。低帆北踔。薄暮。經伊南波。指三崑。風雨滋猛。濤上駕濤。激復濺。濶。檣竿傾撓。帆架時掬潮水。舫屋毀損。隙漏如雷。懸燈盡滅。量可二更。暴濤入自舵門。打壞閃板。舟人設器刮水。

十八日。平旦。船在大島東南百餘里。雨歇。風轉正南。行八九十里。檣板漂潮。知上國運船有鬆艙者。晌午。抵相之三崎。停泊。蓋十二時。馳九百餘里矣。余傳島

抵三宅。謂無隻帆不可至之地。及過三崑。始知南洋險惡。非單面好風。則不可開駛。晚晴。奴利吉亡命。十九日。南風如昨。仰看岳蓮甚近。上光念寺浴湯。初夏又風。波濤薄舩。鏗鎔有聲。舟人增二纜。

二十日。晡霽。睹土人驅疫縛草人於舟中。鼓噪投之港口。時有買醋回者。失足墮海。而及涌出。指塞壘口。不入潮水。舟人習水如此。

二十一日。始得北風。向辰開操。右看榎島屹如巨艦。下午抵羽浮島。又宿漾碧堂。是日入梅。

二十二日。辰刻出壘。過新島。風歇。遂泊式寧之野。蟲

灣。灣多蚊。口占二首。薄暮蚊雷四面圍。糊封舊帳劣支持。中安一榻先生卧。笑比晉陽懸釜時。半夜方知賊傳塊。一枝紙炬殺無遺。我防蚊子如防虜。來者殲之去不追。

二十三日。午後開操。行五十里。風歇。此間海淺。波頭觚稜如稠灘。然入夜天黝黑。潮光礮礮。乃與義卿誠一燈下聯句。其恨實甫不在也。半鯉鱗而止。

二十四日。黎明舩在神集島南十餘里。禺中雨至。島舩來牽。再館松氏。見丁字鯊四尺強。

二十五日。下午乘小舟。觀筍崑帽崑至溫馳。溫馳者

尤大周里餘有石磯。海獺群栖。膩滑難步。乃著釘鞋。銃之下。申風起。乃還帆。仄舟欹。水齊柁板。

二十六日。上舍後小山。遍地橐吾。煮食味勝。冬。

二十七日。爛晴。下午取路。涸澗上天井山。沙曠石喝。熱甚。里餘。左折入箐。路斗險窄。頂踵相接。凡三憩。始抵觀音祠。倦極。乃卧祠中。養力。又上。百餘步。箐盡。衆巒在下。山風褰袂。差覺涼蘇。又數十盤。始抵山巔。巔曠多野牛。松柞躑躅。皆貼崑黏沙。無一株策。以上者。中央有小池。池中疊石龕阿。遮羅銅象。池東陡絕。而有一峰聳起。腳下。全峰白沙。橫斂刻畫。稠類蟬肚。曰

梳山。先是舟中望。疑積雪者是也。踞砥崑架鏡。望西南。可百餘里。而見露礁簇豎。是爲錢嶼。東西運舸至此。無有脫者。移鏡東南。乃見三山鼎峙。是爲八丈之西山。東山小島。頃之山雲來遮。還現西北諸勝。乃令晉吉描取。圖成煙嵐四封。恰如梨園撒帷。萬象寂然。蓋山靈供觀。自有次第。而又不聽他貪看也。還至池西。聞海獺呦呦。山巔與溫馳。相距數十里。而聲如在耳邊。山險登路之字折。每折一憩。而下路繩直。彈指至觀音祠。申刻歸舍。館人進瓊脂。玉光堆盤。尤空解喝。瓊脂島出絕佳。舶送江都。歲不下數千包。

二十八日詣土地廟。禱三日好風。

二十九日夜來西南風急。舫司白磯不宜繫泊。未刻起旋。旁暮如式寧之野蟲灣。灣外風轉雨至。舟人載頭錨於哨船。拋之灣口。船上挽纜至拋碇處。至則拔碇又拋之。如此數四。遂入灣中。既而風雨益暴。增二纜。是月小建。

五月朔辛丑。清辰新島衙吏道英乘船來迎。共上灣角日和山。頂有砥崑刻方位。繫泊者上山覘風故名。下山如潮穿崑。適會潮生。崑之砥平者全沒無踪。而其特起者。或拱或俯。宛如鬼使者自水府涌出。較前

次所見。更覺新奇。還至大浦。楊梅正熟。有崑洞穿腹出背。俯視潮汛湔疾。偶見巨魚脊。遂乘小舟入島衙。得家慈及留夷書。始知客月初四。麵坊火延燒數里。適與三倉遭厄。日時相同。

初二日。漁人獲螞龜。甲厚二尺。重五百斤。徹宵風雨。初三日。雨止。東北風作。小舟如野蟲灣。上午放洋。際昏抵三崑。風候忽變。漸退見三宅。號火依稀。

初四日。平明船在新島之半嶼。東二十里。側帆欲抵島西。半嶼爲阻。旋舵東還。復徠半嶼。如是三次。劣能過之。拋碇地內嶼。又入島衙。是日風潮俱惡。非司舵

莊善操則北飄總地矣。投暮雨至。初更風轉東北。雨勢益猛。衙松有摧折者。

初五日。比曉風歇。雨止。浴菖蒲湯。望闕行禮。未刻東北風作。無幾歇。南島端午左右。例有東北風。呼曰菖蒲鯨。申後上日山觀夕陽。山雖小。宜眺矚。每島船開洋。送者登此望之。故俚歌曰。登日山兮望郎船。波濤恬兮舟楫環。地內嶼不宜泊舟。遣船泊式寧。

初六日。復風復作。小舟如式寧。下午開洋。初更過三崑。風轉正北。駕駛環甚。

初七日。黎明船在三倉島南百餘里。辰後風轉正東。與潮路相逆。舟行甚緩。有鹿鯊長丈餘。見船側。沙光星耀。舟中鳴鑼乃沈。下午風候愈惡。旋舵北颿。復抵三倉西南。夜參半。陰霧翳塞。船停如膠。從者告髣髴見人影於船側。出舫視之。冰消無踪。風送悽雨。舟行如故。

初八日。煞更風轉東北。復指八丈。相距百餘里。雨來風候倏變。西流可百里。半夜風轉西北。復指八丈。初九日。黎明船在島北五十里許。無幾風轉正西。舟人下帆欲趁潮抵八丈。而西風加緊。檣竿撼兀。屢欲覆壓。乃復挂帆三分。任風東踔。際明聞蛩聲。舶司白

右凶左吉。今聞之。枕左。應得好風。

初十日黎明。船在島東二百餘里。適是客月初四所飄流處。辰後風息。雨來。上午見雲柱於艮位。蓋龍挂也。少焉東風大作。旗帶西指。展帆復僚八丈。鷁首劈潮。淙淙有聲。唯見泡沫卻走甚箭。蓋非泡沫卻走。而舟行儼疾也。旁暮梅霧濃漲。舫司白。距島計不過四五十里。船駛太甚。恐有冲擣之虞。乃低帆而馳。初更到西山下。急遽轉舵。傍山而北。旋泊島西荷浦。是日風潮俱順。故雖濤暴雨狠。舫中不妨寫字。處世貴順。吾知之矣。

十一日黎明。島舸蟬集。牽抵八重根。汜隘左右壁。豎船已貼岸。架版出行李。日旰入大賀鄉衙府。衙方五十三弓。環以石垣。前對一峰。峰骨虬露。庭有熊竹蘭高丈餘。白葩紅藥。鮮妍可愛。花南爲粟倉。倉東爲炮場。其北桂樹成林。皆交趾種。又有蒲葵一株。綠葉蔽天。葉間花拆黃珠。簇鞞。香聞百武外。饒倉庚。盡日亂啼。況狀與他島負異。點燈乃臥。洋中不能成寐。是夜熟眠。

十二日。鴉啼如嘔。未起。先知爛晴也。始用涼衫。謁土地廟。茶憩廟官。奧山氏。遂出邑南。插秧方遍。而有秧

晚稻者。歌辭嘍囉難解。還至楊梅原。觀納言秀家墓。石垣二重。中有櫻樹枝幹甚老。傳是當時物。秀家謫居五十年。以明曆乙未歲卒。時年八十三。秀家向有三薇。其纍處窮海。宜所不堪。而壽耆如此。或有問中自得者而然乎。又聞承應中有薇船飄至者。一白鬚翁問之曰。今有薇國者為誰。對曰。松平某。傾首久之。問其家章。對曰。蝶。翁拍手大笑曰。果然三左也。薇人旋鄉語之長官。始知其為秀家云。官舫損敝。命如修理。

十三日。聽滯訟。觀寶曆年漂人高山輝書。蒼勁可喜。

是日陰涼。螻蛄亂嘶。

十四日。東南風急。見石燕千百盤旋。層空如撒麻子。辰後閱銃手戒流。徒如初。賑飢。岷米五十五包。召櫟立邑正慶輔。問漂至呂宋顛末。筆記其言。

十五日。曉來風雨。晚霽。

十六日。又雨。衙府有古印。材石柏。一面小篆。東壁謹封。一面八分龍泉美記。竝皆朱文。刀法極精。傳為後北條氏時貢網印記。

十七日。又雨。

十八日。又雨。焚求驅濕。弃紙中。偶得實甫漾碧堂引。

南洲錄
為之泫然晚晴。

十九日早巡視三根觀織戶戒邑流徒徒中女俠阿竹仍舊男裝會撮如豆頑性終不化矣出邑數里抵西山之神止山山多稜如摺疊扇遍生嘉椶鐵蕉其趾曠敞多白田有小畧曰神湊畧頭圭碑屹立即昔年所撰西山卜神居記也硃用神湊自然石向午凍雨驟至入船廠開行厨既霽如垂戶有鹽竈觀蜚人投海捕小鰻歸路過崇福寺寺主禮順儀容清秀嫺折旋閱其家乘鎮西島婦子曰為宗薙髮為僧島人奉為君呼曰入道宮有稱大夫者攝行島政永享中

宗後裔雲加通使武之金川土司奧山宗鱗鱗因創互市後遣兵艦襲殺其子若宮及大夫雲加讐伏乞降弃家為寺自號端翁宗的是為順十八世祖多鎮西遺物又有秀家國歌字畫明潤西隣為長樂寺明僧宗感苗裔亦畜妻孥下晡歸舍

二十日獲石榼斗大割食絕佳又得海肥圍五寸強玳瑁斑研紙發光為文房要物約明晨巡視山東二十一日早經三根上登龍阪雨來其南山山重沓泛稱東山山中盤針不正意有鐵氣也多紫陽花十餘里雨止憇谿頭滿目鳳尾蕉高皆六七尺深翠可

愛未刻抵末吉觀織戶。邑蠶桑尤盛出好綢。浴已戒。邑流徒近藤某亦在徒中。余與其父正齋交深。正齋死十餘年。今見其子於絕島。爲之泫然。

二十二日。黎旦甚雨。霽始發末吉。晌午抵中鄉。土沃多梯田。入船司山義家。戒邑流徒。待涼視炮礮。遂往藍江舉。是爲島中南垂。舉內孤崑挺豎。揭額龍柱二字。來泊者。左繫龍柱。右繫西岸。穩貼如陸。又有崑渠。架規可引。然以其在南邊。泊者甚艱。舉頭望青島。若有若亾。眼少瞬歛。復不見。此島天明時火發。闔島徙居八丈。邇有次郎太夫者。種人墾開。今茲始請納歲

租。召邑人與總。問南漂巔末。

二十三日。辰刻發中鄉。抵檜立。戒邑流徒。沿途多異樹。其桐身梭葉曰蘇欄。梭身蕨葉曰齒朶。高皆數丈。疎翠可愛。聞邨北里許。湯沸石間。極熱。病者浴煙。有効。畏暑不敢往。下午抵大阪。嶺頭紫石闕立。右眺西山。左睨小島。放眸佳處也。稍憇。就下路。左壑右壁。壁罅處處生硫煙。繚繞面腳。更增一層熯威。阪西小山其上砥平。曰橫麻原。又曰城山。鎮八舊墟也。未刻還衙。命廢舊礮二。置新礮一於藍江。是日暑規昇至九十一分強。後聞司天臺暑規是日八十八分。差三分。

南洋錄
二十九
强矣。

二十四日。查檢倉粟。倉棧板絕高。下通人行。防鼠耗也。鼠害禾穀。蟻傷屋室。寔爲島中巨患。島稱升量者。受三升五合。稱盃量者。受二合五勺。民以紙穀市易。不知錢貨。故比他島。風俗尤醇。

二十五日。絲雨如昨。召卜者文藏問龜卜法。曰。爇老櫻南枝。灼螭龜。見龜版及其書。恐非古遺法。昏定濤聲異常。二更風雨緊至。

二十六日。風雨愈暴。至昏少弭。

二十七日。雨小如鍼。召三根邨民孫作與米一包。作

年九十五。耕耘不廢。貌如耳順。左右。差午南風大作。海轟如雷。潮煙濃至。乍失庭樹。晡後漸霽。如前崎望。海雲濤萬疊。泡沫飛空。如駭鷺然。

二十八日。天陰風勢稍微。然海怒仍盛。先是衙中苦蠅。瘴穢一掃。始徹紗帳。晡晴登辨天山。遂如新平原。待昏試火箭。約明晨登西山。是日遊海濱者。獲椰子及異根而歸。根促節。環生硬鬚。或云科藤根。聞島南七八百里。有無人島。饒科藤。意是其島所產。

二十九日。弗旦經新平原。左折入陁。舉趾漸高。五里許。始抵西山。有石垣。防山牛蹈稼也。又上數町。曰蝶

都坪有小憇所。又數里曰日臺。俯視神止山。頭角嶄然。洵爲佳兒孫。而上峻峭。更甚。又數里始抵山巔。巔有大坎。周里許。循坎至西邊。巨崑鵲起。是爲最高處。崑輕脆多縫罅。又北從沙蹊入坎內。草樹蒼蔚。有壑有邱。有祠有池。別成一境。此山八成而上。不殖寸莛。而坎內如此。蓋外枯而中潤者也。自池南上町許。出良隅。遂就下路。數里與來路合。抵蝶都坪。開行厨。山饒蝮蛇。途獲數條。醬炙食之。還至楊梅原。觀邑人鬪牛。牛截耳尖。肥澤有力。四角八蹄。奮迅甚壯。詣釋迦堂。有後北條氏時貢女館趾。島婦女絕無肥黑者。又

不聞有礙產。女口每倍男口。文獻通攷曰。女國在扶桑東千里。其人容貌端正。色潔白。髮長委地。又曰。食鹹草。草似邪蒿。而氣香。其事一一相符。則在昔爲女國明矣。還衙約明旦巡視小島。

六月朔庚午。薄霽辰牌。陞舟側帆而馳。小島高亞西山。嶄絕可愛。鎖舟崑間。踐棧而上。凡百餘步。始有民居。東曰打木。西曰烏打。邑無井泉。唯資崑間涓滴。戒二邑流徒。謁邑北鎮西廟。診島記。八郎還自琉球。據有南海諸島。承安三年爲平家所攻。自刎小島之壺谿。谿今崩。禡難識。然環其地。不聽樵蘇。呼曰神山。鎮

八被流猜虐愈甚。嬖豎虎政。鸱驚善射。少忤其意。執投洋中。其他材武。手刃殆盡。宜其不得死然也。差午旋艦。海上見巨鳥。當舟不蜚。又有沙魚。竝舟行。還衙風雨。

初二日微雨。獲鰻。鱣臂大。肚有死鼠。鳥鰻大者善登陸。逐野鼠。肉硬味薄。

初三日見島人飛竿捕杜鵑。杜鵑高翔雲間。聞其聲而不見其形。慧禽也。而晚夏餌禰蟲後。頓膩頓癡。往往隕命竿頭。先哲鄙肉食人有以。

初四日上午開晴。遣人瘞齒爪於西山碑側。先是洋

中舟傾。架炮墮折前齒。所瘞卽是。初五日如漆房觀漆絲。黃用蓋草。涅用科樹皮。茶褐用月桂皮。皆三十餘入而成。段匹以八尺爲一策。四策乃爲一段。尺初用金尺。寬永中島尹忠松改用鯨尺。島民始困。

初六日天陰見蛺蝶燕大。翅多翠珠。羅之不獲。穿林去。晚晴月在熊竹蘭。星河橫天。

初七日曦赫殊甚。適得鎮八箭鏃泉。一嚼爽然。下哺散步觀故吏菊池。氏鐵蕉。旁枝百餘。翠蠹摩霄。如五層浮圖。島饒鐵蕉。然無有如菊氏者。

初八日。島事已了。約以明後日開帆。移研西廊草紀行。湘簾莎席。涼颼輕來。不知身在炎島也。

初九日。煮臘乾。與吏胥飲燒酒。命舶師艤舟神澳。

初十日。西南風未刻。發衙府。沿途秧田青葱。間有吐穗者。下申開操。回視西山。頂生縷雲。遙望東山。及小島巔。三山架橋。既而殘照倒映。乍爲朱橋。漸變紫橋。黝然而滅。午夜經伊南波。指三崑。天低若蓋。壓船欲沈。而潮光燐閃。如爭先驚竄者。

十一日。黎明抵三崑。雨至潮行迅疾。東北漂房州洋。下午風轉正東。西颿百餘里。始見大島三原山。翳暮

雨愈緊。著袂衣。

十二日。風雨如昨。指羽浮舉。舉口激濤。遠望如粉障。不可得邇。乃針豆州。海天霾曠。風候屢變。

十三日。寅刻雨止。南風大作。低帆。係相州。儼駛甚箭。平明過城島。竹樹漂潮。乃知內地水漲。上辰入浦賀。是日洋中不見隻帆。而港內檣竿蝟簇。差午訪公矩。移時風雨還勁。暴濤震激。不得還舟。乃宿觀音院。十四日。開霽。早旦還舟。舫司白北風不得發舩。乃命謙從。改裝就陸。上午自港東傍山出鎌倉。沿途橋梁多圯。迂行野逕。逕多菱蕖。摩憂轆底。如坐下石瀨。舟

際昏入鎌府。風送稻香始見螢火。排燭經琵琶橋宿雪下邨。

十五日。清晨拜鶴岡八幡宮。鎌府故都多名勝。然無暇細訪。食戶冢驛。申刻宿金川。陰涼不減秋梢。駟吏告十三日風雨。六鄉斷渡。

十六日。早發金川。抵六鄉。適值津開。河旁戶戶傾歎。水痕未燥。申刻歸家。明日復命。七月朔庚子。召見黑書院。島事畢。此役凡六千二百里。爲日一百有六。水宿居三之一。

南汎錄終

題南汎錄後

四海同唱卿雲詞。明良喜起信此時。朝陽鳴鳳聞尤早。幽谷棲禽遷不遲。羽公久勞州郡職。一旦擢爲獻納司。頭著貂蟬口雞舌。嘉謀密猷誰得知。書來相報榮遷事。併貽舊著遠遊記。沿河浮海極邊隅。觀俗省風搜殊異。博望西域徒開端。相如南夷卻生累。紛紛遊涉何足論。若公壯遊古無二。七島碁峙天一方。地脈絕不通。扶桑唯見放流禦魑魅。未聞安撫遣循良。紅蝦晚簇迴潮赤。碧魚朝泛出日蒼。虛空吼處牛爲鷓。林木嘯時鼠變狼。要荒本不設防禦。覲覲寧無啓

南洲錄
戎虜誰以兵備教島岷公自奇材兼文武篝燈高揭
嚴嘹哨銃手齊陳整部伍巨炮纔試萬雷轟鵬雲降
落鯨濤怒就中一事駭我魂颺風往往鯨乾坤王勃
幸不溺閩海屈平再得入修門今日玉堂醉仙醞錦
袍暖處飽君恩往事回頭成春夢空餘衣上舊潮痕
我懷君子亂心曲偶值佳篇一刮目維時秋陽欲鑠
金披襟坐讀南汎錄忽覺海氛來襲人全身栗栗膚
生粟公唯勿忘禱神時必有晃山介景福
壬寅孟秋廣瀨建

花溪子集